

陈思和 王德威 主编

史料 与 阐释

第三期

复旦大学出版社

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科发展经费支持

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项目编号: B104

Supported by Shanghai Leading Academic Discipline Project, Project Number: B104

史料与阐释(总第三期)

主 编: 陈思和 王德威
执行副主编: 张业松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料与阐释. 总第三期/陈思和,王德威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12
ISBN 978-7-309-11893-3

I. 史… II. ①陈…②王…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史料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史-史料 IV.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6001 号

史料与阐释. 总第三期

陈思和 王德威 主编

责任编辑/杜怡顺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30 字数 693 千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893-3/I · 952

定价: 8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卷头语

第一次见到韩南先生,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那时他正主持哈佛燕京的工作,从北京来上海,住在老锦江饭店,有选择地找一些青年学者谈话。记得是朱立元先与他见过,回来告诉贾先生,转告我要去见一下韩南。贾先生还特意嘱咐我,要带上自己的著作去送他。我当时完全不了解哈佛燕京是一个什么机构,只是懵懵懂懂地带了一本《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去了——这本书是1987年出版的,所以现在想来,第一次见到韩南,大概是在1988年前后。记忆中韩南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一口流利的中文,一见到他,心里惴惴不安的感觉马上就消失了。那天谈话内容已经忘了,但韩南先生的形象就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等到再一次见到他时,已经是十一二年以后了。那次我去哈佛看望李欧梵先生,正好哈佛燕京在举办一个活动,韩南先生也在那里,我上前去打了个招呼,他依然是热情地交谈着,但我想他已经忘记了当年锦江饭店的那次见面。这样又过了十多年,再也没有机会见到韩南。去年听说他去世了,正值段怀清去哈佛燕京做访问学者,来信告诉我,他在图书馆里意外发现了韩南先生留下的关于《三言两拍》的读书笔记。我马上回信,希望怀清在这期《史料与阐释》上做一个纪念特辑。于是,在王德威教授的支持下,怀清很快完成了这个纪念特辑,它包括韩南先生读书笔记的介绍、有关韩南的著作目录索引,以及海内外学界纪念韩南先生的各类文章。这个专辑是本期的主打之一,谢谢怀清,辛苦了;也要谢谢各位支持了稿件的朋友们。

今年是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一百周年。从现在起到2019年,还会有新文学运动百年和五四运动百年的纪念,有关这一场伟大思想文化运动在百年中国自强与自我更新历程中所产生的意义,在我们面对新世纪以来国力雄起、传统重塑的新环境,将会有新的、也是更加深刻的认识。本刊希望在近几年里陆续发表有关这个话题的文章,参与当下文化精神的建设。本期所约王观泉先生的文章《光芒四射之余辉,也光芒四射》,提出了以下几个精彩的观点:第一,把陈独秀办《新青年》以及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与同时发生的世界大战联系起来考察,而俄国发生的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正是整个世界大势的一个环节;第二,对民国初期当政的中国军人集团参与世界大战的决策给予了肯定;第三,对有关《新青年》阵营分化的信件文献做了梳理,尤其是提供了许礼平先生收藏的三封珍贵书信的手迹原件。为了使读者对这个新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历史问题有完整的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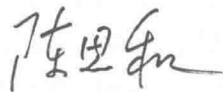
本刊特意将前人陆续整理发表的有关《新青年》阵营分化的信件文献给以重新发表。这项工作获得了孙郁先生以及人民大学博物馆的支持,特此表示感谢。

再有就是张业松主持的《路翎全集》的出版,这项工作是被列入学校 985 三期专项计划的,学校给予了重要经费支持;在 985 项目结项时,复旦大学出版社和中文系联合举办了一个《路翎全集》出版发布会,邀请许多专家参加了座谈。这些座谈会发言稿的整理,花费了较大的时间,一直到发稿前夕才全部完成。事实上全集的后几种文稿,因为录制校对的艰难,至今仍然在工作中。希望这套来之不易的《路翎全集》能够最终以完美的形态呈现在读者手中。

上述的几项编辑工作都花费了较多的时间,又逢复旦大学 110 周年校庆,出版任务异常繁重,所以本刊的出版又不得不延期,这是实在要对读者抱歉的。下一期的主打专题为贾植芳先生百年纪念,我们再次郑重发出征稿启事,包括对于先生书信的征集,希望先生的亲友与学生们积极投稿。下辑的稿件到今年年底截至,希望明年能够早日出版。

还要感谢王观泉先生。王先生还提供了他珍藏的瞿秋白父亲瞿圆初的绘画讲义稿本,这对于重新认识瞿秋白的家世教育,以及瞿圆初与常州画派的关系,都有重要的意义。

从本期起,刊物不再标年份为卷数,直接标“总第三期”。以后继续每年一卷。特此说明。



2015 年 6 月 10 日

目 录

【特刊·韩南纪念专辑】

- 主持人按语 (002)
- 韩南《初刻拍案惊奇》读书笔记及其他 段怀清(004)
- 韩南纪念文集 李欧梵等(013)
- 韩南先生关于《创造李渔》的通信 杨光辉(052)
- 韩南著述目录简编 段怀清编(063)

【论述】

- 在“《路翎全集》发布座谈会”上的发言 ·
- 面对《路翎全集》的杂感 邵燕祥(074)
- 被《路翎全集》唤醒的沉重记忆 罗 飞(077)
- 难得的纪念 杜 高(084)
- 在阳台上
- 谈路翎晚年的创作 朱珩青(086)
- 关于胡风问题研究近况的介绍 张晓风(088)
- “《路翎全集》发布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史料整理与研究座谈会”实录 ·
- 刘 杨 陈雪娜 整理 张业松 审定
- 《路翎全集》新书发布会 (092)
-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史料整理与研究座谈会 (096)
- 《新青年》百年纪念 ·
- 光芒四射之余辉,也光芒四射 王观泉(142)
- 试论《新青年》的青年形象塑造 左轶凡(154)

【文献】

- 关于《新青年》阵营“分化”的信件综合存档 ·
- A 辑:《涉及〈新青年〉“分化”的几封信》(陈江辑注) (188)
- B 辑:选自《胡适来往书信(上)》等书刊中未曾收入 A 辑的信 (191)

【辑佚与考释】

何其芳佚文三篇

解志熙 辑校(210)

何其芳的变与不变

——关于三篇佚文的辑校附记

解志熙(218)

朱自清的两次讲演与一篇佚文

——北平《世界日报》有关朱自清的几则史料

刘 涛(223)

胡风的一篇佚文

刘 涛(234)

“舟中人”是黎烈文的笔名吗？

许俊雅(238)

时有恒与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小考

周 帅(247)

手抚瞿圆初《山水入门秘诀问答》的遐想

王观泉(254)

附录：山水入门秘诀问答

瞿圆初(256)

【专题】

作为杂文家的陈子展

康 凌(294)

《申报·自由谈》未结集杂文辑录

陈子展 著 康 凌 辑校(301)

陈子展著作目录

康 凌 汇录(393)

陈子展杂文目录(依照刊物排序)

康 凌 整理(394)

【争鸣】

从“瞿秋白留下的旧拖鞋”之争论说到新世纪以来萧红研究的种种乱象

秋 石(412)

【资料】

书橱里的父亲

彭小莲(428)

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卡片)(1963.11.1)

彭柏山(432)

【通信】

王观泉致陈思和(二则)

(460)

周履锵致陈思和

(462)

附录：隔海书简

(462)

增刊人林

特刊・韩南纪念专辑



主持人按语

本专辑包括“韩南《初刻拍案惊奇》读书笔记及其他”“韩南纪念文集”“韩南著述目录简编”三个部分。

韩南先生《初刻拍案惊奇》读书笔记是笔者在韩南先生去世之后、从由哈佛—燕京图书馆马小鹤先生自其办公室清理取回的文档资料中所发现。读书笔记一共110页,因为字迹辨认困难,短时间内无法完整、准确地整理刊出,本专辑暂不发表,仅有关于读书笔记发现经过的报告。为了让国内读者更完整地了解韩南先生的学术研究,本专辑并附韩南先生著述目录简编,以供参考。

韩南先生去世之后,哈佛东亚系、哈佛—燕京学社于2014年9月12日联合举办过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追思会,并在哈佛—燕京学社的网站上登载了一组追思回忆文章。这些发言、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记忆、印象、经历叙述描写了韩南教授的风范人格。本专辑所选辑文章,以追思会及哈佛—燕京学社网站上刊载文章为主,另从其他报刊上辑录了若干相关追忆文章,从中既可进一步了解到韩南先生的学术成就,以及他在同事、学生和友人心目中的形象,抑或可见其不大为人注意或较少提及的学术侧面。譬如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杨彦妮的《我们应该把韩南的名字放得更大》一文,原发表于香港《晶报》。杨女士曾经作为韩南先生英译中文小说出版编辑,与译者邮件往来甚多,文中所述,不仅可见作为小说译者的韩南先生的翻译追求与具体实践,亦可见作为汉学家的韩南先生如何将翻译与研究结合起来的个人学术风格。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胡晓真女士在其《记恩师韩南教授》一文中,曾对韩南先生的翻译有过颇为精当之点评:

就算是被视为汉学家当行本色的翻译,在韩南教授手中也别有境界。他讲究语言的滋味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凡蒙他青睐而翻译的,都是他发现具有文学史关键意义的作品。因此,琢磨韩南教授的翻译,体会他对中国小说的诠释,犹若以另一种方式想象韩南版的中国小说史。

韩南先生的翻译,属于那种以研究为中心、服务于自己的研究需要的文学翻译。可能也与此有关,其英译中文小说,似乎不属于那种“创造性”的、意译式的翻译,而是一种严谨的、学术性的直译。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限制”了韩南英译中文小说的阅读范围。但对于学术研究而言,这些翻译小说的选择与翻译,却是别具“慧眼”与“匠心”,可以作为韩南先生中国白话小说史研究的补充“文本”系列来对读。

“韩南纪念文集”中所选文章之翻译,由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陶磊和青年翻译家王晨共同承担完成。其中,魏爱莲教授一文,之前已经由胡晓真研究员邀请台湾翻译家王

翎女士翻译。特此说明并感谢。另,“纪念文集”编辑临近结束之时,陈思和教授转发来复旦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杨光辉教授当年就《发现李渔》一书的中译而与韩南教授之间的往来书札邮件。这些通邮对促进学术研究以及纪念韩南教授都是有意义的。此外,“纪念文集”编定之后,陈建华教授将徐侠女士的一篇回忆韩南先生的文章介绍给我。徐侠女士是《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以及《话本小说史》的中译者。这篇回忆文章,让中文读者可以更立体、近距离地感受韩南先生作为一个学者的学术风范和人格魅力,也是本纪念专辑之前未曾预料到的一个收获。对于杨光辉教授、徐侠女士,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专辑中韩南先生《初刻拍案惊奇》读书笔记之发现及整理,得到哈佛—燕京图书馆马小鹤先生以及馆长郑炯文先生之支持帮助;另韩南先生读书笔记之字迹辨认,得到哈佛—燕京学社 Susan Scott 女士之帮助;纪念专辑中的每位作者,均经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助理 Lindsay Strogatz 女士发文协助征询翻译转载其文章之意见;另专辑得到哈佛东亚系王德威教授、韦斯利学院魏爱莲教授以及复旦中文系陈思和教授的支持帮助,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附录

韩南简介(参阅2014年9月12日在哈佛大学举行的韩南教授追思会所提供简介):

韩南,(Patrick Dewes Hanan, 1927—2014),出生于新西兰。早年曾在新西兰、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求学。1968年进入哈佛大学任教之前,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美国斯坦福大学执教。哈佛大学维克多·S·托马斯中国文学荣退教授。曾担任哈佛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主任、哈佛大学出版社董事会成员,并于1987—1995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在担任燕京学社社长期间,韩南先生创立了燕京的visiting fellows项目,并推动设立了得到高度评价的与北京三联书店之间的学术著作出版项目。韩南先生亦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从1977年直至去世)。

韩南是西方汉学界中国白话小说研究的先行者,他的这一开拓性贡献,在中国内地的馆藏文献尚未对西方学术界开放以及中国本土的研究者们还不大看得起那些白话小说的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的时代尤为难得。其最为学界称道的著作包括《中国白话小说》(*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 1981)、《创造李渔》(*The Invention of Li Yu*, 1988)。后者曾获美国亚洲研究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the Asian Studies)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奖。

段怀清

韩南《初刻拍案惊奇》读书笔记及其他

一、韩南《初刻拍案惊奇》读书笔记之发现经过

2014年12月2日上午,我到哈佛—燕京图书馆还书、借书。在流通部大厅,见到正在那里扫描文献的马小鹤先生。我即上前向马先生问好,并在接下来的闲谈中提到想编一份韩南教授的著述目录,以便之后供自己研究使用。马先生听说之后马上回应说,燕京图书馆编目部现在还有一点韩南先生遗物有待整理,不妨一起去看看。我来燕京学社后参加的第一次本年度燕京学者与燕京图书馆馆员的见面会,马先生即已带我参观过韩南先生捐赠的部分藏书,包括别人签名送给韩南先生的赠书。这些书在韩南先生去世之后,由其家人交给燕京图书馆处理。马先生说,当时他代表燕京图书馆到韩南先生原来的办公室去取回了两个箱子,其中多半为别人签名赠书——其中就有张爱玲《红楼梦魇》签名本。这些书一部分已经按照燕京图书馆的编目方式上架,并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人藏书设专架陈列。另外一些赠书,因为书架上已有复本,便暂时放置在燕京图书馆善本书室的馆员工作室里的书架上。这大概就是我所获悉的韩南先生交给燕京图书馆的小部分藏书的基本处置情况。

在编目室,我见到了一个不大的纸盒子,还有一摞叠放在一起的杂志和书。我先是对那摞杂志稍作翻阅,即当场决定坐下来予以整理,因为这些文献资料当时燕京图书馆编目部其实还没有来得及翻阅。而在翻阅过程中,我发现这些杂志基本上是台湾或内地学术期刊翻译发表的韩南先生的论文,个别为韩南先生个人所关注学术专题的研究论文。

纸盒子很不起眼,甚至可以说陈旧,清理之后发现,里面装的是一些稀见中国白话小说的复制胶片,基本上是从日本以及英国相关图书馆中所复制。在清理完上述遗物之后,我又注意到一只硬皮文件夹,混夹在那一摞杂志中间,已经甚为陈旧。打开文件夹,发现里面夹的是很整齐的笔记手稿,粗略浏览一遍之后,我断定此为韩南先生的《拍案惊奇》读书笔记手稿。^①

发现韩南先生《拍案惊奇》读书笔记之后,我首先报告了马先生以及燕京图书馆馆长

^① 韩南教授的《初刻拍案惊奇》读书笔记,字迹清晰流畅,但书法却殊难辨识。曾面交韩南教授早期的学生魏爱莲教授辨识,当时亦只能分辨出只字片语。后又拿给哈佛—燕京学社 Elaine Witham, Susan Scott 两位行政人员帮助辨识。她们与韩南教授均有渊源,都是在韩南教授担任燕京学社社长时由其招聘进燕京学社的“老工作人员”。在 Susan Scott 女士的帮助之下,读书笔记之内容乃渐趋清晰,特此说明并致谢忱。

郑炯文先生。继之报告了哈佛东亚系王德威教授和韦斯利学院东亚系魏爱莲教授(Ellen Widmer, Wellesley College)——这两位学者也是韩南教授追思会的发起人和主持人。几乎在同时,我也通过邮件向复旦中文系陈思和教授作了报告。

马先生和郑炯文先生听闻此事之后,即嘱我整理,王德威先生和魏爱莲教授亦有此意。德威先生还特别叮嘱,此手稿能整理发表出来最好,也算是对韩南先生的一种缅怀。

不过,手稿笔记字迹颇难辨识。尽管可以看出笔记人记录之时颇为用心,整个笔记页面也很干净,殊少常见笔记那种勾勾画画、涂涂抹抹的痕迹,而且明显有顺序编页,还有阅读篇目的标示,但我当时一时还吃不准其确切内容。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这份读书笔记对于了解韩南教授的治学、尤其是他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阅读、研究的个人习惯方法等,应该不无裨益。所以觉得应该找机会将其整理发表出来。在随后一封致陈思和教授的邮件中,我对笔记及整理发表提出了进一步设想:

有关韩南教授的读书笔记,昨天刚好魏爱莲教授、宋明炜还有他们系一位韩国语言方面的女老师一同过来与本年度燕京学者交流座谈——这也是韦斯利东亚系与哈佛—燕京学社之间每年例行活动——在座谈前,我将打印出来的读书笔记前十页交给魏爱莲教授辨识,基本可以确定是韩南教授读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时候所做的笔记。虽然不是完整的论文,但可以比较完整地呈现韩南教授是如何阅读古典白话短篇小说,如何做笔记,如何在阅读中引出可能会在接下来的研究著述中将展开分析讨论的问题,甚至如何形成摘录以及初步判断等。简言之,对于了解韩南教授的阅读方式和研究方式,这些读书笔记都是有一定价值的。

整个读书笔记有110页,我已经全部拍照——这里郑炯文馆长对我的各项工作极为关照,也提供了很多方便,甚至还赠送了我几部颇为珍贵的文献,很是感念。我想从读书笔记中挑选四五十页出来。当然最终如何,由您裁定。另我现在抽时间在编一份韩南教授著述目录简编,这之前好像也没有人编过,与读书笔记放在一起,再加一篇导读文字,或可成为一期专栏。

我的上述想法很快得到了思和师的肯定,他当即决定在即将编定的最新一期《史料与阐释》上增设“韩南纪念专辑”,包括专辑编者按语、韩南《初刻拍案惊奇》读书笔记、韩南著述目录以及一篇解读阐释读书笔记的文章,甚至还提出是否可以配发几篇海内外学术界回忆追思韩南教授的纪念文章。

二、韩南《初刻拍案惊奇》读书笔记的基本内容及说明

韩南教授读书笔记中所读之书,为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在笔记中每页右上角标示为P'ai-an,即“拍案”。从标示篇目看,所阅读者乃《初刻拍案惊奇》自卷二十一到卷四十这二十篇。具体篇目如下:

卷二十一(第21篇)“袁尚宝相术动名卿,郑舍人阴功叨世爵”

卷二十二(第22篇)“钱多处白丁横带,运退时刺史当艚”

卷二十三(第23篇)“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姨病起续前缘”

卷二十四(第24篇)“盐官邑老魔魅色,回骸山大士诛邪”

卷二十五(第25篇)“赵司户千里遗音,苏小娟一诗正果”

卷二十六(第26篇)“夺风情村妇捐躯,假天语幕僚断狱”

卷二十七(第27篇)“顾阿秀喜舍檀那物,崔俊臣巧会芙蓉屏”
 卷二十八(第28篇)“金光洞主谈旧变,玉虚尊者悟前身”
 卷二十九(第29篇)“通闺闼坚心灯火,闹囹圄捷报旗铃”
 卷三十(第30篇)“王大使威行部下,李参军冤报生前”
 卷三十一(第31篇)“何道士因术成奸,周经历因奸破贼”
 卷三十二(第32篇)“乔兑换胡子宣淫,显报施卧师入定”
 卷三十三(第33篇)“张员外义抚螟蛉子,包尤图智赚合同文”
 卷三十四(第34篇)“闻人生野战翠浮庵,静观尼昼锦黄沙巷”
 卷三十五(第35篇)“诉穷汉暂掌别人钱,看财奴刁买冤家主”
 卷三十六(第36篇)“东廊僧急招魔,黑衣盗奸生杀”
 卷三十七(第37篇)“屈突仲任酷杀众生,郢州司令冥全内侄”
 卷三十八(第38篇)“占家财狠媚妒侄,延亲脉孝女藏儿”
 卷三十九(第39篇)“乔势天师攘旱魃,秉诚县令召甘霖”
 卷四十(第40篇)“华阴道独逢异客,江陵郡三拆仙书”

读书笔记的笔记方式颇为规整统一,一律在笔记右上角标篇号,譬如 P'ai-an 21,表明为《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一。而且在卷号之后标明 a\b\c\d 等,此为阅读该卷读书笔记页码数,即 P'ai an 21①\ P'ai an 21②\ P'ai an 21③\ P'ai an 21④等。这种标示方式,在韩国正式论文或著作中亦可发现,其《中国白话小说史》中就常用之。譬如第七章“凌濛初”中,一般篇目的标示方式,都是《姚滴珠避羞惹羞》(《初刻》2)、《刘东山夸技顺城门》(《初刻》3)、《屈突仲任》(《初刻》37)这种方式,数字标示之前是该篇篇名。

读书笔记具体页数、阅读情况如下:

卷二十一(《初刻拍案惊奇》第21篇)笔记一共4页(a\b\c\d);
 卷二十二(《初刻拍案惊奇》第22篇)笔记一共6页(a\b\c\d\e\f),在此之后有一页笔记,为阅读卷二十一、二十二的补充笔记;
 卷二十三(《初刻拍案惊奇》第23篇)笔记一共5页(a\b\c\d\e);
 卷二十四(《初刻拍案惊奇》第24页)笔记一共6页(a\b\c\d\e\f);
 卷二十五(《初刻拍案惊奇》第25页)笔记一共5页(加一页总结“summary”)①;
 卷二十六(《初刻拍案惊奇》第26篇)笔记一共6页(a/b/c/d/e/f),其中最后一页(f页)为“总结”;
 卷二十七(《初刻拍案惊奇》第27篇)笔记一共6页(a/b/c/d/e/f);
 卷二十八(《初刻拍案惊奇》第28页)笔记一共2页(a/b);
 卷二十九(《初刻拍案惊奇》第29篇)笔记一共4页(a/b/c/d);
 卷三十(《初刻拍案惊奇》第30篇)笔记一共5页(a/b/c/d/e);
 卷三十一(《初刻拍案惊奇》第31篇)笔记一共6页(a/b/c/d/e/f,另有总结一页);
 卷三十二(《初刻拍案惊奇》第32篇)笔记一共5页(a/b/c/d/e,总结一页);
 卷三十三(《初刻拍案惊奇》第33篇)笔记一共2页(a,第2页上书“合同文

① 卷二十五读书笔记后所加“总结”,第一条即为肯定性判断:这是一篇真正的才子佳人小说。

字”);

卷三十四(《初刻拍案惊奇》第34篇)笔记一共10页(a/b/c/d/e/f/g/h/i;总结3页);

卷三十五(《初刻拍案惊奇》第35篇)笔记一共7页(a/b/c/d/e/f/g,其中总结2页);

卷三十六(《初刻拍案惊奇》第36篇)笔记一共5页(a/b/c/d/e,其中总结1页);

卷三十七(《初刻拍案惊奇》第37篇)笔记一共6页(a/b/c,其中后3页没有标示页码,最后1页为总结页);

卷三十八(《初刻拍案惊奇》第38篇)笔记一共5页(a/b/c/d,其中最后1页为总结);

卷三十九(《初刻拍案惊奇》第39篇)笔记一共6页(a/b/c/d/e/f);

卷四十(《初刻拍案惊奇》第40篇)笔记一共8页(a/b/c/d/e/f/g/h,其中后2页为总结)

一共110页。《初刻拍案惊奇》一共四十篇,读书报告所读,为其中后二十篇。

虽为读书笔记,但笔记的内容格式规整有序,基本上每篇读书笔记都是按照《初刻拍案惊奇》的文本体例顺序来进行笔记,即 Poem、Prologue、Main Story 以及 Summary 四个部分。而这种笔记方式,在后来韩南的凌濛初专论文章中,基本上即为其所分析讨论之中心。

三、韩南《初刻拍案惊奇》读书笔记的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

我在给陈思和教授的邮件中报告发现韩南先生的读书笔记时,曾提到“(这些笔记)虽然不是完整的论文,但可以比较完整地呈现韩南教授是如何阅读古典白话短篇小说,如何做笔记,如何在阅读中引出可能会在接下来的研究著述中将展开分析讨论的问题,甚至如何形成摘录以及初步判断等。简言之,对于了解韩南教授的阅读方式和研究方式,这些读书笔记都是有一定价值的”。在后来一封邮件中,我对此进一步做了说明:

已经基本弄清楚韩南先生读书笔记的内容,这是他阅读《初刻拍案惊奇》从第21卷到第40卷的完整笔记,每卷笔记页数从2页到10页不等,而且不少卷的阅读笔记后附有总结,可见这份笔记并不仅仅是摘录,而是一份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文本阅读中附有阅读者个人的学术思考甚至判断的重要研究文献。

上述邮件中所言,是我对韩南《初刻拍案惊奇》读书笔记的价值意义的初步判断,基本上反映了我当时对此的认识。在稍晚一两天写给王德威教授的一个邮件中,我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韩南先生的读书笔记已经初步解读出来,是他阅读《初刻拍案惊奇》第21卷到第40卷的笔记,基本上每篇阅读笔记之后,都有一两页甚至三四页的阅读总结,我个人觉得既有史料价值,也有学术价值。对于我们了解一位汉学家和中国文学研究家如何阅读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文本、如何做笔记、如何做摘引、如何形成初步的学术想法或观点,以及这些读书笔记后来又如何影响并生成正式的学术论文或阐述,甚

至对了解韩南先生的学风、读书习惯与学术风格等,都有一定意义。

(一) 韩南的凌濛初及《拍案惊奇》研究

韩南的凌濛初及《拍案惊奇》研究的具体时间,似已不大容易确定,但从所发表的研究成果看,大体上集中于20世纪70—80年代。该研究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课题,集中讨论一个小说家及其短篇小说集,同时该研究又是韩南有关中国“话本”研究系统中的一个分支、环节。在《中国白话小说》(*Chinese Vernacular Story*, Harvard East Asian Studies 94,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前言”中,韩南曾略微提及他的上述研究之间的“关联性”:这部有关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的批评性研究著述,与我稍早时候完成的那部更为技术性和考证性的著作《中国短篇小说:著作年代、作者问题以及写作方法》(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年)是存在着关联的。其中第2、3以及5、6章中的年代断定以及归属分析,体现出稍早研究中已经得出的某些结论。话本文类,此前曾被称之为“短篇小说”,此处重新命名为“白话小说”。^①

《中国短篇小说:著作年代、作者问题以及写作方法》初版于1973年,其中对凌濛初及其《拍案惊奇》有所涉及,但显然不是重点研究对象。韩南迄今可查最重要同时时间上亦最早的一种有关凌濛初及其《拍案惊奇》研究的成果,应该是1974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有关中国叙事理论学术会议上所发表的《凌濛初小说之特质》[又译《凌濛初的初、二刻拍案惊奇》, *The Nature of Ling Meng-ch'u's Fiction*, 原文发表于 Princeton Conference on Chinese Narrative Theory held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on January 21 and 22, 1974, 后收于 Andrew H. Plaks ed., *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姜台芬译,译文发表于《中外文学》,卷五,第八期(1977年)]。而在1981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白话小说》一书第七部分,亦专门讨论了凌濛初——这可以视为其凌濛初研究的继续,大概也是完成,但主要内容与上述论文基本一致。换言之,如果说上述时间基本上即为韩南先生的凌濛初及《拍案惊奇》的研究时间的话,那么,《初刻拍案惊奇》读书笔记的记录时间,也应该与上述时间大体一致,确切地说还应该略早一些。

在《凌濛初的初、二刻拍案惊奇》这篇长篇论文中,韩南首先对自己研究所依托的《拍案惊奇》的版本作了说明:本文之讨论所依据的是1966年香港出版的(初刻)《拍案惊奇》(上下两册),以及1960年台北出版的二刻《拍案惊奇》;二书均由李田意辑校。初刻最早发行于1628年,二刻于1632年。两书共收有白话短篇小说七十八篇。“初刻”二字非原书所有,是后人加上。不过在行文上为与“二刻”区别,仍沿用之。^②

该论文着重讨论了“与‘三言’的比较”“喜剧性及讽刺性的写作态度”“命运的喜剧(Comedy of Fortune)”“讽刺愚行之作与讽刺罪恶之作”。而《中国白话小说》第七部分“凌濛初”专论中,吸收了上文对于凌濛初小说的喜剧性与讽刺性的研究成果,分别从“戏剧与小说理论”“小说形式”“喜剧的讽刺的态度”“喜剧”“讽刺”几个专题展开讨论,是对凌濛初及其小说具有相当完整性的研究。而在这篇论文开篇,韩南就澄清了自己的关注及研究与他人之不同:批评他人所关切的,多半是他如何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真相,以及

^① *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 Patrick Hanan, pvii, Harvard East Asian Studies, 94,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② 韩南:《韩南中国古典小说论集》,王秋桂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9月,第129页。

他是否歪曲了历史等等。曾有人指责他对宿命论的迷信,他庸俗的价值观和所呈现的世界的龌龊;另一方面,他也曾因对婚姻等社会上各种关系的精辟见解及对官吏贪赃枉法的暴露而受到称许。从某些细节看来,很清楚地,没有人能指责这种批评方向有什么不对。……此处必须提出的一点异议是:这种批评并不完整,因此也就不实在;它欠缺了真正批评应该具备的另一半面,亦即有关写作技巧的一面。最起码,我们当预期一种能兼顾凌濛初的小说世界及其艺术技巧的批评。^①

这种批评方向上的补缺或纠偏努力,其实在韩南的《初刻拍案惊奇》读书笔记中已有关切及落实。对于凌濛初小说的一般结构形式或叙事方式,韩南显得额外“敏感”和“关切”,“一篇典型的凌濛初的短篇小说,起头通常有一段十分固守成见的绪论,其后是则很短的小故事(可称之为引言或楔子),最后才是具有相当长度的正文。楔子多半与正文不同:它可能是则笑话,或是篇寓言,正文却具有严肃的情节;有时楔子的故事只是幻想的,正文却是写实的。绪论的旨意在于指示我们对楔子与正文的故事所应采取的观察角度。”^②上述这段对于凌濛初的短篇小说结构形式的概括性阐述,在韩南的《初刻拍案惊奇》读书笔记的每篇近乎固定不变的形式中亦得到了体现。甚至可以说,从读书笔记中,已经可以看出韩南的凌濛初研究——以《拍案惊奇》为中心——的基本思路、方法、框架甚至可能作出的判断推论等。

(二) 韩南的“《初刻拍案惊奇》读书笔记”与其凌濛初及《拍案惊奇》研究之间的关系

从读书笔记中,大体上可以看出韩南在阅读原文本之时所关注的内容,譬如在《中国白话小说》第七章“凌濛初”专论的“小说形式”讨论中,其实所征引的篇目(尤其是篇目的标记方式,与读书笔记完全一致)、所引用的方式等,如上所言基本上与读书笔记一致,或存在着关联性。

早在1967年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学刊》第27卷(*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ume 27)上的《早期中国短篇小说:批评理论纲要》(*The Early Chinese Short Story: A Critical Theory In Outline*)一文中,韩南已经清楚地表明从“文学类型”(genre)角度来对中国早期短篇小说进行“客观分析”(objective analysis)而非“历史阐释”(historical explanation)的必要性。

单就这篇论文看,当时的韩南似乎尚未明确其对于中国白话小说史的整体研究计划,而是以白话短篇小说为中心,对于白话短篇小说,其研究又集中于“文学类型”研究。在他看来,任何文学分类,都必须将文本的客观分析置于历史阐释之前,这里所谓历史阐释,其实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历史溯源及社会关联分析。

这种对于文学类型的客观分析的关注,在《初刻拍案惊奇》读书笔记中同样已有表现,尽管从时间上看,韩南的凌濛初以及《拍案惊奇》研究大概始于70年代初期甚至还可能更早,而这恰巧说明,当韩南确立起自己对于中国早期短篇小说的研究方式或理论框架之后,其平常研究中在文本阅读、笔记以及形成观点及论文思路方面,都受到了上述研究方式以及理论思路的“影响”。简单而言,在《初刻拍案惊奇》读书笔记中,发现每篇阅读笔记基本上都保持着对于每篇小说文本“结构形式”的相同记录或关注:开篇“劝世醒世诗”“开场白”“故事正文”以及“总结”。这种对于每篇小说叙事或结构“形式”的关注,

① 韩南:《韩南中国古典小说论集》,第129—130页。

② 同上书,第130页。

其实与上述客观分析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或者说是客观分析方法的一种准备阶段的应用——简要地、点状地记录下一些文本信息,其中可能包括文本叙事或结构形式(譬如开篇诗、开场白或者绪论及楔子,以及故事正文等)、主要人物、故事情节摘要以及相关信息等。

尽管韩南并不认为,对于早期白话短篇小说的分析研究,需要在学术上对于小说文本中所指涉的社会语境或社会性参照(social reference)予以等同于形式及结构的重视,但作为一个严谨的专业读者和研究者,在其《初刻拍案惊奇》读书笔记中,依然记录了文本中一些与社会语境、历史语境及文化语境相关的词语信息,譬如枢密院、宰相、天无绝人之路等,当然记录更多的还是故事文本中的人物姓名以及彼此之间的故事关联。

在《凌濛初的初、二刻拍案惊奇》一文中,韩南指出:“凌濛初的小说可能全部取材于旧籍,虽然有少数几篇我们无法证明。”^①这种判断,在其读书笔记中亦有不同程度之显现。卷二十一(第21篇)《袁尚宝相术动名卿,郑舍人阴功叨世爵》中的正文故事,确实很符合韩南所谓凌濛初短篇小说的故事正文多取材于旧籍或写实的论述。无论是《明史》还是清代诗人袁钧“菊成村舍柳成庄,蕴藉风流接野航。剩有孤亭碑影在,桥南桥北久荒凉”的诗句,都昭示出《拍案惊奇》中的这则故事的本事来源“有据可查”。而在其读书笔记中,不仅记录了袁柳庄、柳忠微等地名、人名,而且还对故事的本事及来源表现出关注兴趣。虽然笔记中并没有记载由此而展开的考察及结果,但从论文中的阐述及判断来看,无疑可以作为对笔记中的“谨慎”与“敏感”的正面回应。

值得注意的是,韩南在强调对凌濛初小说的研究考察不能仅关注其社会性及思想性一面,而忽略其小说的艺术技巧的同时,也得出了其小说在创新方面有所不够的结论。而这一结论,几乎与其他研究者从社会性与思想性角度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近乎一致。“以现代眼光来看,他仍是不够创新的。”^②如何理解这一结论或这一现象呢?其实,只要查阅《初刻拍案惊奇》读书笔记,就不会对韩南的上述判断感到奇怪了。

(三)《初刻拍案惊奇》读书笔记的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

《初刻拍案惊奇》读书笔记,是韩南阅读中国小说文本方式、摘录形成笔记的方式以及如何生成阅读重点、如何发现学术兴趣点关联点、甚至如何形成初步的学术推论判断乃至结论的一个可供细观的样本。

尽管韩南的白话小说研究是以文本为中心的,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对作者及其生平与时代的关注研究。实际上,他所关注的内部证据法,并不排斥外部证据法。而这里所谓的外部证据法,其中就包括了作者及其生平时代。《初刻拍案惊奇》读书笔记是一份完整的文本阅读与分析文献,其中没有专门呈现作者及其生平时代的信息,但在形成论文的过程中,无论是《中国白话小说》中的“凌濛初”专论,还是之前的长篇论文《凌濛初小说之特质研究》,其中都涉及了作者,并建立起了一个作者—时代—社会关系网络(尤其是文人圈子)—文学观念—语言风格—文体形式—题材来源—人物类型等颇为完整的关联叙述结构。

《初刻拍案惊奇》读书笔记,几乎完整地呈现了韩南在中国白话小说研究领域的理论与实践。他对白话小说,尤其是早期短篇白话小说在艺术技巧、叙事方式及结构形式方

① 韩南:《韩南中国古典小说论集》,第130页。

② 同上书,第131页。